

碰撞集

黃 柯



碰撞集

黄 柯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02853

1102853



碰 撞 集

黄 柯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10 $\frac{5}{8}$ ·字数150,000

1986年12月第1版·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5,000

书号10137·175 定价1.60元

姑且曰序

章 长 石

序，可以是打开一本书的钥匙，而不应充当吹吹打打的响器。如同一个诚实的导游员，只要向旅游者介绍：这是香炉峰，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在这里做过看瀑布的诗；那是白鹿洞，宋朝大哲学家朱熹等曾经在这里讲过学；有啥说啥，实实在在，也就行了。自然景观、文化遗迹，尽可让游人各自去感受、去领会。不必象介绍溶洞中的钟乳石那样：这是什么水晶龙宫，那是什么蓬莱仙境。把想象和幻化留给观赏者岂不更好？

黄柯此书共收文艺短论、文艺评论、文艺理论文章四十四篇，其中颇多精到之篇和精辟之见。

作者早年就与戏剧艺术结下不解之缘。从中小学到大学，一直是个课余的戏剧酷爱者。他演戏、导戏、写剧本，以至组织领导业余剧团。参加革命工作之后，依然情趣不移，利用业余时间，看戏、评戏、写戏，进而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钻研戏剧理论，中外古今，造诣匪浅。所以在这本书中关于戏剧艺术的篇什较多。他主张兼容并包，“既能欣赏现实主义的东西，又能欣赏浪漫主义的东西；既可以写实，又可以写意；既发展斯坦尼

斯拉夫斯基，又实验布莱希特；梅、程、荀、尚、谭、言、麒、马，各有各的妙处，这才是很高的艺术境界。”他坚持革新之论，认为任何剧种如果不随着时代前进而不断革新，就会停滞、僵化、枯萎，逐渐失去观众。对待艺术遗产要重视、要继承，但不可因袭嗜古，拒绝革新。他强调戏剧艺术“只有在人民群众创造世界、创造历史、创造人物新关系的伟大社会变革中去开掘美，表现美，这才是真正的美。”戏剧创作要“把娱乐、审美与教育融汇在一起”，而不赞同完全排除教育作用的唯美主义。如此等等。近年来，关于话剧和戏曲改革问题，议论纷纭。黄柯在这本书中提出不少观点，这对戏剧改革的讨论和实践，或许可作小补吧。

戏剧而外，关于小说和报告文学的若干评论，分析是入里的，见解是精辟的，思想是深刻的。善于从细节描写中阐发潜藏着的关于历史、人生、社会的意义，善于从人物的平常言行中剖析出社会主义新人的心灵之美。从美学方面分析了军事文学中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势。对小说观念和报告文学理论也都作了深入的探讨。

作者自称“很崇拜鲁迅”。这不是自我标榜。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，也卓尔有成。因此这本书有着马克思主义美学和鲁迅思想的光照。文章的思想，风格，乃至表述方法，常常可以见到两大思想根源的影响和显现。而今，广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确乎有点“淡化”了，有的地方不是连《共产党宣言》都找不到吗？鲁迅研究工作虽然取得重要成绩，但也居然有人佛头着粪、恣意贬损伟大的鲁迅。在这样不成气候的思潮

前面,更显出黄柯的文艺思想是坚定的;这本书的出版,也很有现实意义了。

现在,文艺创作方面有争议的作品多起来了;学术理论方面有论争的问题多起来了。这正是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方针落到实处的表现,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科学文艺领域的具体反映。可以预料,不同的读者对黄柯这本书中的观点和意见,大抵是见仁见智、肯定否定、难免分歧的。这是大好事。我想,只要能严肃认真地研究探讨问题,就必然会有助于学术和文艺的发展繁荣。

黄柯同志让我来给他的书写序,自然是不会有“借名”之嫌的了。因为我只是一名在军队中长期做报刊工作的普通编辑,是作者的同行和友好。我也不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,作者纯系出于一种不无偏颇和执着的信任,一定要我出来跳一次开场的“加官”。我感谢他的信任。努力按照我党我军报刊工作的诚实的传统,写了我想说的几句话,但愿于读者无欺,于作者无私,于此书无过誉。

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九日于北京

题 记

据说，宇宙形成于爆炸。那混沌一体的太乙，在运动的或然中迸散，飘撒出缤纷璀璨的星系银河。啊！茫茫的太空，何处是你渺小的产儿——那躁动不安的小小寰球。

又说，生命起源于撞击。那物质结构的错动，使表面沉静的无机，骤变为能量不息的生物。由此诞生了“时间”之儿。繁衍，繁衍，这就是历史。

无数个小精虫之一，碰上了一个卵，开始了一个人的新生命。

种种碰撞而生成的结果，简直使人们不易说清，历史是由偶然织成，还是由必然支配。

当我开始滋生意识之时，我仿佛就在按自己的意志扭动，在襁褓里，在母怀中，在床角，在地上，我知道了欢乐与痛苦。碰撞，是我的最忠实的褓姆与教师。

中华民族，走到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。这个年代的人，是不是感慨都那么多呢！我怀着一个中年人所独有的哀伤与骄矜自省。我们最珍贵的年华，已在那迷梦中逝去。我们蹒跚的步履，带着喘息与泥污，撕绽的浓血。我们尚未成熟，已临衰朽。

但我们骄傲于我们胸中的见证。我们本身就是一个

见证。吸吮过旧时代的腐恶浊气，领教过刽子手的棍棒屠戮，掩埋过师友亲朋的躯骸与骨血，攀援过历史的夹缝与悬崖，我们终于滚过来了。我们的民族，终于爬过来了。这足以补偿一切的代价与灾难！

我从童年起即挚爱着艺术。而在门外碰撞跌打，滚过了大半生，仅留下些许残破的记忆与难堪的印痕。诗哲泰戈尔说：“我寻求那得不到的东西，我得到我所没有寻求的东西。”写下的一些小零碎，即或是最切近的，回头一瞥也已见腐朽。仅好在足以反证时代的前进。于是我对那一束衰朽的小草，才产生了一丝欣慰。正如文坛先师鲁迅所说：“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，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。”希望它迅速过时，直至无可腐朽。也因此，每一篇文章均须不抹去所记的时日；我并征得编者的同意，将它刻在文章的篇首，仿佛镌刻在甲骨上的符号，以证明它曾经是一种活过的思绪，碰撞的痕迹。

这只是一本通俗读物。因为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。凡人只慨叹时光的易逝与人生的易老；只有天才，以自己常青的生命，有资格嘲笑历史的蹒跚。

衷心感谢我的师长章长石同志，肯为这束衰微的小草，撰写一篇热诚的序言。他对我的一些嘉许之辞，我只认为是我艺术追求上的努力目标罢了。人生的一大幸福是遇到良师益友。

黄 柯

初记于乙丑岁末，

改于丙寅春

目 次

1	姑且曰序	章长石
4	题 记	

第一辑 “的”“与”篇

3	神话与“神化”
6	科学与文艺
9	伽俐略的望远镜及其它
12	彩笔绘国色，鼓号壮军威
17	短篇小说与改革潮流
21	《茶馆》与现代化
25	“话”与“戏”
28	话剧的体裁和“体裁感”
33	真实与真理——也谈文艺的真实性
41	当前文艺思潮之我见
48	马克思主义与艺术创造
57	片议杂文“三性”
60	艺术观之变异
64	哲学的命运
68	分寸的悬崖
72	评论与创作的纠葛

- 77 审美意识的觉醒
83 理论思维的觉醒
87 审美情趣的分野与融合
94 摆“龙门阵”纪实
108 二摆“龙门阵”

第二辑 和 声 篇

- 135 送走历史而留下美
——评简嘉的小说《没有翅膀的鹰》
141 跳在最前的心与笑在最后的笔
——评胡正言的小说《非常的日子》
147 老人的天堂
——读唐栋《黄昏的回忆》
151 沉 重
——评张卫明的《爱与恨的交织》
156 驶向那辽阔的海天
——从“大海笔会”的一组小说窥探军事
文学的勃兴
177 民族美德的脉流在奔突运行
——读报告文学《黄河缘》有感
180 远见卓识，开发人才
——读报告文学《“两用人才”的开发者们》
184 一篇动人心魄的国际战争报告文学
——评刘亚洲的《恶魔导演的战争》

- 190 报告文学：一种尖端的文学体裁
——兼评一组国防科研题材的报告文学
- 207 从《北大荒人》《甲午海战》谈戏剧
冲突的艺术处理
- 223 话剧艺术的复苏
——评《丹心谱》
- 230 话剧《向前！向前！》的成就及启示
- 241 可贵在至诚，难能在志同
——看话剧《朋友》漫议
- 249 铁面和铁腕的赞歌
——看话剧《权与法》
- 252 答案，请你自由选择
——话剧《公正舆论》观后
- 256 唤起民众振兴中华的伟大先行者
——看话剧《孙中山伦敦蒙难记》有感
- 259 正确反映党的地下斗争历史
——看话剧《她含笑死去》随想
- 262 美莫过于心热
——推荐话剧《火热的心》
- 266 从董宣办案看“光武中兴”
——漫话川剧《卧虎令》
- 270 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知识分子的苦
难历程
——看京剧《司马迁》漫议

第三辑 穷思篇

- 279 关于坚持文学艺术社会主义方向问题的思考
- 293 关于贯彻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方针的思考
- 302 关于掌握世界的艺术方式的思考

第 一 辑

“的” “与” 篇

神 话 与 “神 化”

〔1978年9月26日〕

文艺从一开始就离不开神话。鲁迅甚至说：“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，美术所由起，且实为文章之渊源。”马克思也说过同类的话：“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，而且是它的土壤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二卷第一一三页）

然而神话不能不说是蒙昧与幻想的结合。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，文化知识的扩大和深入，科学代替了蒙昧，幻想趋近于现实，宗教迷信意义上的神话就自然归于消失。但是生动地反映那一时代的神话艺术作品，却流传下来，显示了永恒的魅力，给人以历史知识和美的享受。今天，人们听见雷声，再不会以为是天神宙斯发怒；也不会有人驾着宇宙飞船到太空去寻找王母娘娘的

蟠桃盛会。人们翻开《西游记》和《希腊神话故事》，却微笑地欣赏着神殿里的等级森严，“战场”上各路神仙的斗智、斗勇、斗法。难怪，神话中的那个神的世界，说穿了，乃是活生生的这个人的社会。这是把神“人化”了。类推，妖魔鬼怪大体亦然。

鲁迅论及《西游记》的作者，说：“承恩本善于滑稽，他讲妖怪的喜、怒、哀、乐，都近于人情，所以人都喜欢看！”又说《聊斋志异》的优点之一，是“说妖鬼多用具人情，通世故，使人觉得可亲，并不觉得很可怕”。但也有少数人竭力反对这种观点，古希腊的柏拉图就认为：“人的罪孽，不能赋予‘神’的身上，否则就是亵渎神明。”至少在这一点上，这位奴隶主贵族派的老先生是相当顽固和愚蠢的。

记得年少时曾读过些《七剑十三侠》一类的书，那里的剑仙侠客倒是“神”气十足，颇少“人”味。口吐一道白光，困难迎刃而解，自然没有多少矛盾冲突；但见缥缈混沌，缺少喜怒哀乐，自然没有什么人物性格。这种东西的价值也就不值一哂。

这些年来，“四人帮”在文艺创作上鼓吹“高大完美”，把英雄人物变成了“神物”，还美其名曰什么浪漫主义。把“人”进行“神化”的结果，恰恰是把具体的、阶级的“人性”，抽空为概念的超阶级的“神性”，这种舞台上的第一

号“神”物，到人间来，并不与老百姓共鸣喜怒哀乐，充其量不过是恩赐福祿。因此，它必然要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，只能是歪曲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。

“四人帮”搞这一套，是企图在作品中把为他们篡党夺权所需要的人物“神化”到不可侵犯。这是他们阴谋文艺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所需要。

也有不少创作，包括一些较好的作品，也存在着不同程度地把英雄人物“神化”的缺点。从艺术效果看，这样脱离生活的拔高，正好与愿望相反，削弱了英雄人物的艺术感染力。诚如鲁迅谈《三国演义》的缺点时指出，其人物描写“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”。比方写刘备仁义，夸大之后则流于假；写诸葛亮聪慧，神化之后则近于妖。这在艺术上不能不说是弄巧成拙。

高超的神话艺术，把神“人化”；拙劣的造神艺术却把人“神化”。

我们生活在人世间，还是要点神话，而不要“神化”吧！

（原载《解放军报》）